

为什么法国唯物主义是西欧十九世纪 哲学认识前进发展的起点

楊 工

一、問題的提出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深刻地阐明了“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原理，他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列宁特别以人的哲学认识为例，指出了这种认识上的圆圈；他认为，近代哲学认识发展的圆圈可以设想为：

“近代：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

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①

列宁所刻画的近代哲学认识上的这两个圆圈，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的全部基本原理和丰富内容为依据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下，我们可以认为：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为指导，对近代哲学认识上的这两个圆圈的具体内容进行具体的分析，揭示这两个圆圈运动的内在逻辑和内在规律，乃是列宁提在马克思主义的西方近代哲学史研究工作者、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

近代哲学认识发展的这两个前后相继的圆圈的最初的起点是法国古典唯物主义哲学，最后的终点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而介于两点之间的全部中间发展过程则是德国古典哲学：一方面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一方面是德国古典唯物主义。列宁在他的另一篇著名的论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曾经指出：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他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成果，特别是用使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能以产生的黑格尔体系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这些成果中最重要的就是辩证法，……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②由此可见，列宁所刻画的近代哲学认识上的这两个圆圈就是近代哲学唯物主义从低级的、简单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到高级的、发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曲折发展过程，而德国古典哲学则构成这一由低级到高级的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的基本内容。或者换句话说也是一样的：这两个圆圈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哲学历史发展长途中的最高和最后的发展过程，是人类哲学认识史中的伟大革命的前夜时期。因此，探索这两个圆圈运动的内在逻辑和内在规律，不能不具有下述三方面的重大意义：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页。

② 《列宁全集》第19卷，第4、5页。

第一，这种探索必然会加深我們对于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哲学史中的大革命的認識，从而有助于当前思想战綫上清算資产階級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形而上学哲学的影响、批判現代修正主义和捍卫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純洁性的斗争。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中最深刻的革命，哲学在这里发生了根本的質变，但是这个偉大的革命和深刻的質变并不是凭空产生和沒有量变的准备的，就其最直接的理論来源和理論准备而論，这个革命和質变乃是近代哲学認識这两个圓圈运动的必然的、一貫的、合邏輯的結果。只有从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史中的偉大革命的立場出发，才能正确地认清过去的哲学体系的本質和历史，同时，又只有正确地理解了过去的哲学認識运动何以必然地、一貫地、合邏輯地导致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才能更深刻地領会馬克思主义跟以往一切哲学的根本差別和对立，从而也更深刻地理解这一革命变革的實質和丰富內容。

第二，这种探索必然会加深我們对于馬克思主义哲学以前全部哲学認識史所一致服从的一般規律的理解，从而有助于我們当前建立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的科学体系的工作。这两个圓圈运动只是科学哲学的前史的一个发展过程，因此，支配这一发展过程的发展規律也就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由于这一发展过程属于科学哲学的前史的最后和最高阶段，正如“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鑰匙”一样^①，因而对这一发展过程的規律性的認識，也就必然会提供我們一把更深入地認識它以前的哲学認識发展諸阶段的鑰匙，并从而加深和丰富我們对于哲学史的一般发展規律的理解。

第三，这种探索必然会加深和丰富我們对于馬克思主义的辯証邏輯的理解，从而有助于我們鍛煉理論思維的能力和当前对辯証邏輯的研究。馬克思主义的辯証邏輯并不是先驗的邏輯构造，而是“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認識的发展規律的学說，換句話說，邏輯是对世界的認識的歷史的总計、总和、結論”^②，而“哲学史”，“簡明地說，就是整个認識的历史”^③。近代哲学这两个圓圈并不等于全部哲学史，但是，如上所說，它却是哲学思維从低級到高級、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中的最后、最高和最重大的两个圓圈，它們是直接引向馬克思主义的辯証邏輯原理出現的最后一道螺旋阶梯。在这里，历史上反复进行的在哲学基本問題上的爭論、历史上爭論过的重大哲学問題都以典型的、“純粹的”、发展了的形式进行着；在这里，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經驗，粗綫的唯物主义为发展的唯心主义所战胜或其本身由于某种原因陷入唯心主义的教訓，无不具有典型性的意义和作用；在这里，人类的認識运动向着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出現前进的頑強性和曲折性，都以特殊的鮮明性表現出来了。因此，正确地探索这两个圓圈的內在邏輯与內在規律和总结其理論思維的經驗教訓，对于幫助我們鍛煉理論思維能力和促进对于辯証邏輯的理解与研究，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列宁所刻画的近代哲学上的这两个圓圈是以馬克思主义的辯証邏輯为依据的，如果我們不同样以馬克思主义的辯証邏輯为指导，我們就既无从理解或正确理解列宁的这一思想的真

① 馬克思：《政治經濟学导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6頁。

② 列宁：《黑格尔“邏輯学”一書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89—90頁。

③ 列宁：《拉薩尔“愛非斯人的前邏哲人赫拉克利特”一書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9頁。

正深刻的含义，也无从对这两个圆圈进行真正正确的探索，当然也就不可能使我们的探索带来上面指出的正确的探索所必然具有的意义。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于这两个圆圈的研究是一个极为困难而复杂的任务。困难的一方面在于对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本身的正确理解上；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是唯物主义的認識論、辯證法和邏輯學的統一，可是应当如何理解这个統一及其內容，当前学术界还存在不同意見的爭論，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們尚难于判明怎样才算是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有了正确的理解。困难的另一方面在于：即使我們自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有了正确的理解，这种理解也只能是我們的研究工作的指南，問題的實質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原理同所要研究的对象正确地結合起来，而这决不是一件輕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困难儘管是有的，却并不是不可克服的。这是因为：首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的基本原理原則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的哲学著作中已經得到了明确的、多方面的闡述，特別是在毛澤东同志的重要哲学著作——《實踐論》、《矛盾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得到了极为精辟的闡述，它們是我們探索这两个圆圈的最可靠的指南。其次，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在他們的著作中也已經為我們提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于各种重大对象的研究的最光輝的典范（例如：《資本論》、《論持久战》等等）。最后，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关于法国古典唯物主义哲学，关于德国古典哲学，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过去哲学的关系等等，已經為我們提供了許多經典的論斷和論述，它們可以說是我們对这两个圆圈进行具体探索的道路上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路标。因此，只要我們把对近代哲学上这两个圆圈的具体研究，同对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毛澤东同志的著作的深入钻研，紧密地結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于这两个圆圈运动、乃至全部哲学史上的圆圈运动的研究的任务，經過集体的努力和一个过程，是必将一步又一步地得到胜利的解决的。我們沒有理由在困难而前表现出犹豫和怯懦，因而止步或踏步不前。

这篇文章只是作者探討从法国唯物主义、經過德国古典哲学、到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这两个近代哲学認識上圆圈运动的总题目的一个組成部分。作者試圖把这个总的題目区分为四个有机联系的部分来处理：（1）为什么法国唯物主义是西欧十九世纪哲学认识前进发展的起点（从法国唯物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的过渡）。（2）唯心主义在西欧十九世纪哲学认识前进发展中的“胜利的和富有內容的复辟”^①（从康德的自在之物不可知論到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3）唯物主义的王位在西欧十九世纪哲学认识前进发展中的恢复（从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到費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4）为什么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西欧十九世纪哲学认识前进发展的总结（从費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到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对于这个总题目的探討服从于这样一个总的目标：探索近代哲学認識上这两个圆圈运动的內在邏輯，表明从法国唯物主义、經過德国古典哲学、到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一个必然的、一貫的、合邏輯的发展过程。

作者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全部复杂性和困难，加以作者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澤东思想的理論准备和哲学史的知識准备不足，这些初步的探索一定不免有許多不恰当甚至錯誤或失足的地方，希望能夠得到同志們的批評和指正。

①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頁。

二、法國唯物主義的基本成就和基本矛盾

以霍尔巴赫为其光輝代表之一的法國唯物主義哲學，發生和發展於十八世紀40—80年代，它是十八世紀末歐洲最大、最徹底的資產階級政治革命——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哲學先導。

十八世紀是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手工業工場階段發展到頂點而即將進入工業革命的時期。法國反對一切中世紀廢物、反對農奴制度和農奴制思想的決戰是在比英國十七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更高的物質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基础上準備和實行的。陳腐了的封建生產關係同發展了的生產力的對抗和衝突，在這裡具有更加公開和緊張的規模，這種對抗和衝突從十八世紀初起就日益暴露出來了。腐朽的封建制度阻礙着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特別是阻礙着法國資產階級能夠象同時的英國資產階級那樣開始在工業中準備實行工廠制度和採用機器生產，而在農業中則特別阻礙着農業的資本主義經營的發展。法國的經濟上已經強大的資產階級，從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起，就已經改變了前一時期內同封建君主專制妥協和合作的態度，已經對它表示不滿；從十八世紀20年代起就開始同專制制度破裂，日益離開專制制度；到40—50年代以後，它就更與充滿着革命義憤的人民站在一起，向現存制度進行挑戰了。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相應地在政治上的這種改變，不能不反映在它的意識形態上，從而引起它的思想體系上的深刻的改變。

資產階級的先進思想家和哲學家面臨着實踐向自己提出的新任務：從制度和思想上打擊封建制度、動搖和粉碎為封建經濟基礎服務的舊的思想上层建築，宣揚適合於新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新制度和新觀點。從十七世紀末起，資產階級的先進思想家（例如：比埃爾·培爾）已經開始對笛卡爾和笛卡爾派的形而上學——思辨唯心主義進行懷疑和批判，這是資產階級開始改變自己在前一時期內力求同封建宗教思想體系謀妥協的態度的標志；在20—40年代內，洛克的唯物主義經驗論學說在法國就有了廣泛的傳播和發展；而在40—80年代，法國唯物主義者，跟資本主義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和資產階級、人民大眾反封建的階級鬥爭日趨激烈化的形勢相適應，完成了對思辨形而上學的批判，並且在戰鬥中把洛克的唯物主義經驗論觀點同笛卡爾物理學中的機械唯物主義觀點結合起來，發展成為在當時說來唯一徹底的唯物主義的和無神論的世界觀體系。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在駁斥鮑威爾等人對法國唯物主義的曲解時，一方面揭示了法國唯物主義的兩個理論來源——洛克的唯物主義經驗論和笛卡爾的物理學，而更為重要的則是揭露了法國唯物主義的物質的實踐根源，他指出：“……十七世紀的形而上學的衰敗可以說是由十八世紀唯物主義理論的影響造成的，這正如同這種理論運動本身是由當時法國生活的實踐性質所促成的一樣。這種生活趨向於直接的現實，趨向於塵世的享樂和塵世的利益，趨向於塵世的世界。和它那反神學、反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實踐相適應的，必然是反神學、反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理論。”^①而洛克的哲學思想之所以能夠在法國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則是因為當時的法國社會生活“除了否定神學和十七世紀的形而上學之外，還需要有肯定的、反形而上學的體系。人們感到需要一部能夠把當時的生活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頁。

实践归结为一个体系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的书。”^①

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的成就和正在诞生中的工业革命的需要，自然科学也比上一世纪有了更大的发展，这是从文艺复兴由哥白尼开始的自然科学革命的第一时期的完成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科学的天文学、科学的光学、科学的力学、科学的数学沿着牛顿物理学的道路继续发展了；物理学也开始由于对热与电的研究而具有科学的性质；化学也刚刚由于氧的发现而创立起来；地理学由于地球形状的判明和无数次地理大发现而开始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地质学也开始从荒诞的假说中挣扎出来；生物学在积累材料的过程中已出现了毕丰关于生物变异的自然历史的猜测等等。在社会学方面，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and 阶级斗争的深入，也出现了某种进步，例如，在历史学方面已出现了具有世界通史性质的书刊；政治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以人为基础了；而政治经济学也已为亚当·斯密所改造，并在法国开始形成了重农学派等等。恩格斯把十八世纪评定为“知识变成了科学，各门科学都接近于完成：即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了起来”的世纪，同时指出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就是在科学的这种发展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十八世纪科学的最高峰是唯物主义，它是第一个自然体系，是上述各门自然科学形成过程的产物。”^②可是，恩格斯也告诉我们，在十八世纪所有自然科学中达到了某种完善地步的只有力学和数学，其他的科学都还处于幼稚的状态或处在襁褓中，整个说来，这是机械力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种情况也必定会反映在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中，使它不可避免地具有形而上学的、机械的局限性。

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就其理论的内容来说，如上所述，是深深地根源于那个时代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变革现实的实践中的，它反映着革命时代资产阶级的需要，那一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对自然的认识的阶段；但是，就其理论的形式来说，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则是它的先驱者们的理论原则的更为一贯的向前发展。上面已经指出，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是以洛克和笛卡尔的物理学为其理论来源，并且是二者结合的结果。不过，从其主要的方面来看，正如恩格斯所说：“英国哲学是法国人引为依据的”^③，即是说，法国唯物主义哲学乃是在洛克那里得到了详细论证而为十六世纪末英国培根所提出的唯物主义经验论（或感觉论）原则的更为一贯的向前发展。事实上，以霍尔巴赫为其系统化者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属于英国培根所创始的近代唯物主义认识论路线在其第一个发展时期中的完成阶段。

法国唯物主义在发展唯物主义认识论方面的成就表现在两个主要的方面上：第一，它彻底击败了同培根的唯物主义感觉论同时产生而又与之对立的笛卡尔所创始的思辨唯心主义的唯理论路线。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反对从笛卡尔至莱布尼兹的思辨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④中，彻底驳斥了上帝或独立的精神实体是我们认识的最高对象，而一切真知则都来源于思维、理性自身的思辨唯心主义唯理论原则，而继续洛克彻底论证了人类全部知识来源于感觉的基本原则，使科学认识论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前提——知识来源于感觉——获得了胜利并为人类普遍地接受，而思辨形而上学的唯理论原则，经过法国唯物主义的斗争，则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2页。

② 《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7页。

③ 《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474页。

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9页。

理論上衰敗和威信掃地并為人類普遍地拋棄了。第二，它把唯物主義感覺論的路綫同也是從洛克的經驗論中生長出來的主觀唯心主義感覺論路綫鮮明地對立起來，這也就是說，它把“基本的哲學派別鮮明地對立起來”^①，駁斥了貝克萊從感覺是人類知識的唯一源泉所作出的客體不存在於心外、客體是“感覺（或觀念）的集合”的主觀唯心主義謬論，並且明確地、一針見血地揭露了近代認識論研究中的唯心主義派別的實質，把“那些只承認自己的存在和我們體內彼此更替着的感覺的存在，而不承認其他任何東西的哲學家，叫作唯心主義者，”^②，法國唯物主義者自覺而公開地宣稱“作為哲學家來寫作，就是宣揚唯物主義”（拉美特利語），而唯物主義的實質在他們看來就在於：肯定客體是不依賴於人的意識而本源地存在着的自然界，人是這個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人的認識能力則是運動着的物質所固有的感受性的發展，自然界是人的感覺的唯一源泉，感覺和觀念則是物質客體的反映；從而，法國唯物主義者確立了科學認識論的第二個最重要的前提——感覺來源於客觀實在。法國唯物主義者在反對當時這兩種主要的唯心主義思潮的鬥爭中，把培根和洛克的唯物主義感覺論原則建立在徹底的唯物主義自然觀的基礎上，克服了十七世紀唯物主義者們學說的神學的不徹底性和唯心主義的不徹底性，從而鞏固地確立了上述兩個認識論研究的最重要的前提。這兩個前提的確立清楚地說明：法國唯物主義者們是站在完整的、徹底的唯物主義立場上的，而他們所確立的這兩個最重要的前提，則是科學的認識論進一步發展的唯一的、鞏固的基礎。^③

法國唯物主義者把人的認識看作不依賴於它而存在的自然界，即本源地存在着的物質的反映，我們的物質和運動、空間和時間、因果性和必然性、規律性等等觀念，則是自然界的客觀本質和客觀規律的反映。法國唯物主義在反對一切宗教迷信、宗教神學、宗教唯心主義和一切哲學唯心主義的虛偽學說中，“忠實於一切自然科學學說”^④，大大地維護和發展了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在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法國唯物主義者力圖把當時的全部自然科學作為一個整體加以概括和總結，並且以編纂百科全書的方式來貫徹自己的這種意圖。百科全書的思想，一方面表明法國唯物主義者肯定了自然界是一個相互聯繫的整體，因此所有的自然科學部門也都必然是相互聯繫着的；一方面也表明他們是以自然界是一永恆不變的、機械聯繫的整體為基礎來進行這種概括和總結的，因此，他們只是把一種自然科學和另一種自然科學簡單地、純粹機械地並列起來，而不能溝通它們。但是，不管怎樣，在當時自然科學的客觀狀況所能容許的條件下，法國唯物主義者們對各門自然科學進行了第一次全面的總結和概括，提出了第一個以近代自然科學的成就為依據的“自然體系”，應當肯定他們的一個偉大的歷史功績；而且我們還應當注意到，正如恩格斯所稱贊的那樣：“當時哲學的最高光榮就是它沒有被同時代的自然知識的狹隘狀況引入迷途，從斯賓諾莎一直到偉大的法國唯物論者都堅持從世界本身說明世界，而把詳細的證明留給未來的自然科學。”^⑤這就是指法

① 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列寧全集》第14卷，第27頁。

② 狄德羅語。引文見上書第24頁。

③ 關於認識論的這兩個重要前提的思想，請參閱列寧的《向報告人提十個問題》，《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列寧全集》第14卷，第1、124—125等頁。

④ 列寧：《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列寧全集》第19卷，第2頁。

⑤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第8頁。

国唯物主义者在自己的自然观中，没有给自然神论、目的论、第一推动力等等宗教神学、唯心主义观念留下丝毫余地。

法国唯物主义的另重大进展在于，法国唯物主义者（以爱尔维修为突出的代表）随即把他们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①，力图论证人的全部心理内容、心灵能力、性格都是周围环境（自然界和社会）的产物，提出了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理性的进步与工业的进步一致等具有唯物主义意义的命题，在社会生活领域方面也作出了有价值的科学探索。法国唯物主义者把他们的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生活所提出来的那些具有唯物主义意义的原理，是他们反对封建制度和革新旧制度的理论基础，而且同后来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②但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并没有把他们确立的完整的唯物主义路线在社会生活的领域内贯彻到底。因为他们归根到底并不承认人的社会意识（即哲学、政治、宗教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学说）也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即是说，他们不承认社会存在是不依赖于社会思想、社会意识、社会意志等而独立存在的，并且是社会意识的唯一泉源。在他们看来，社会关系、社会历史并不是象自然界那样，受自己的客观规律所决定，而是受社会思想的支配；例如，在他们看来，封建制度的存在是由于人们的愚昧无知、宗教观念所决定的。他们认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存在着与空间、时间以及人类历史发展无关的绝对真理、永恒正义、真正理性，只要这些东西一旦为天才的头脑所偶然地发现和为人们所领悟，社会历史就会按照人们的改变了的意识而改变。在他们看来，自由、平等、博爱就是这种“永恒的”“绝对的”真理。如果说在对自然界的认识方面，法国唯物主义者反对那种在研究事实以前就先验地去臆造一些毫无结果的一般理论的思辨形而上学，那末在对社会的认识方面，法国唯物主义者却正是站在他们所反对的思辨形而上学的立场上，不是把对社会历史的事实进行实际的研究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在这种实际研究之前先验地去臆造关于社会的一般原理当作哲学的任务。

从上面我们对法国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成就的概述和分析中可以看出：法国唯物主义者虽然确立了完整的唯物主义路线，但他们自己并没有把它贯彻到底，他们的唯物主义哲学学说体系并不是象马克思主义哲学那样是“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③；他们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显然包含着矛盾：他们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唯物主义理解是从根本上排斥他们关于社会思想与社会存在之间关系的唯心主义理解的。必须指出，矛盾并不存在于法国唯物主义者一方面承认物质自然界是本源的而另一方面又承认社会思想对社会存在的作用这两者之间，因为这两方面并不是彼此排斥的；矛盾乃是存在于一方面承认客观物质世界是第一性的，是我们认识的唯一泉源，而另一方面又承认社会思想是第一性的，是以人的理性自身、“人性”本身为泉源这两者之间，因为这两方面在逻辑上是彼此不相容的。应当肯定法国唯物主义者对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理解，在其整个体系中仅占有局部的、特殊的地位，我们不能因此把他们的体系列入唯心主义的范畴；然而这个局部的和特殊的部分，对于作为整体的哲学来说，却具有核心的意义，它表明法国唯物主义者还并不理解他们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5页。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页。

③ 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4页。

真实内容，而且它还包含着从根本上破坏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存在与思维的关系的一般唯物主义理解的前提的倾向，如果它要得到彻底哲学的论证，那它就势必否定作为一般世界观的唯物主义。反之，作为一般世界观的唯物主义如果得到认真的贯彻，那就势必否定对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理解。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一般与特殊、整体与局部的矛盾具有互相排斥、不可调和的性质。

法国唯物主义体系中包含的这个矛盾，就是一般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的矛盾，或者说，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的矛盾，而从认识论的见地说，就是对自然的唯物主义认识和对社会的唯心主义认识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在本节一开始我们就已指出，十八世纪还是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生产的时期，还是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封建的最巨大的最彻底的法国大革命尚在酝酿的时期，生产规模的狭小和阶级斗争的深度与广度的不足，所有这些都表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的方面和本质尚未充分暴露，因而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科学的理解，客观上是不可能的。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法国唯物主义体系中的这个矛盾也是社会的现实矛盾的哲学反映，表明了阶级斗争对于人的认识发展的深刻的影响：这个矛盾正是当时法国资产阶级本身固有的矛盾性在人类哲学认识上打上的阶级烙印。法国当时的资产阶级正处在取得统治权力以前的时期，它是革命的、生气勃勃的、先进的，面临着阻碍着和压制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大敌，它要联合工农群众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对封建旧制度的这种正当的阶级仇恨和发动工农群众反对旧制度的阶级需要，促使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家对旧制度的支柱——宗教教会制度和宗教神学体系以及它们的哲学支柱——思辨唯心主义哲学采取势不两立的态度；而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工业的利益，要求发展研究物体属性和自然力表现形式的自然科学，以及为了自己的交换的利益要求发展以预期人在生产和交换中的行为的直接社会影响为目标的政治经济学的阶级需要，则从另外一方面促使它的先进哲学家们去制定跟文艺复兴时期觉醒起来的自然科学的发展相一致符合的关于认识的理论。这就是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一般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阶级根源。但是，即使是当时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由于它是剥削阶级，它又有与工农大众利益相矛盾的一面，它对于工农大众的革命觉悟又怀着“先天的”阶级恐惧，在联合工农大众去反对封建大敌时，总是畏首畏尾、缩手缩脚，资产阶级的这种阶级性格促使它的即使最先进的哲学家在如何推翻旧制度上总是趋向于改良，趋向于不要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趋向于对统治者抱着幻想，事实上法国唯物主义者们在政治上是倾向于“开明专制”、“立宪君主”的，因此，他们总是想靠“自由、平等、博爱”这种超阶级的符咒来“感化”统治者和模糊工农群众的阶级意识。这就是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历史唯心主义的阶级根源。法国唯物主义体系中的这个矛盾当然还有它的理论的、即认识论上的根源，这个问题在下面我们将作专门的考察。

总的说来，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体系中对自然的唯物主义认识和对社会的唯心主义认识的矛盾，是人类哲学认识在其前进发展中产生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把对自然的认识同对社会的认识统一起来，我们可以看为是法国唯物主义在人类哲学认识的前进运动前面提出的一个新的任务。但是，如果我们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规律来看这个问题，那我们就应当说，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体系中的这个矛盾，乃是当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在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体系中的反映：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历史唯心论，实质上是它还无力完全摆脱和战胜的、它所深恶痛绝并与之进行坚决斗争的思辨唯心主义和主观唯

心主义的表现；因此，解决法国唯物主义所提出的矛盾的任务，对于唯物主义来说，就意味着要把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避难所——历史观里驱逐出去，把对自然的唯物主义认识正确地推广于对社会的认识，从而把唯物主义贯彻到底；对于唯心主义来说，就意味着继续巩固和发展历史观中的唯心主义阵地，进一步在法国唯物主义已经占领了的自然观中复辟；唯物主义地解决这个矛盾就是人类哲学认识的前进，唯心主义地解决这个矛盾就是人类哲学认识的倒退。

三、法国唯物主义的基本矛盾的理论根源

法国唯物主义在对自然的认识上坚持了唯物主义，而在对社会的认识上自己背叛了自己，这种情况的发生不仅为客观的条件所决定，而且有其理论上的内在的原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法国唯物主义的特有的，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就是它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这种局限性在他们解决哲学基本问题上表现为：（1）法国唯物主义者坚持物质先于意识、存在先于思维时，指出了精神、思维受物质、存在的限制的唯物主义真理，但是他们却把自然界、物质对人的制约作用加以片面的强调，以致忽视甚至抹杀了意识对物质、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也就是人对客观世界、主体对客体的主观能动作用。从认识论上看，法国唯物主义者坚持思维、意识是存在的反映时，却片面地强调了这种反映的受动性，而否认了它对存在的能动作用，这也就是忽视了人依据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能动地改造世界的一面。法国唯物主义者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这种机械论的解决，鲜明地表现在他们把人看作是为客观世界片面决定的感性印象所推动的“机器”（“人是机器”）上面。（2）法国唯物主义者坚持物理世界的规律性、必然性也同样是支配精神世界的规律性、必然性，从而无论客观世界和主观思维都服从同一规律时，他们一方面忽视了同一规律在客观世界的不同领域中的特殊性和质的区别，另一方面又忽视了客观世界的规律在思维、认识中所具有的特殊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忽视了同一规律在客观世界和主观思维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内的特殊性和质的区别，总之他们把客观世界和主观思维的一致看作机械的一致，从而对于这种一致，他们也就只是从思维、认识的内容来自感性经验来予以证明，而未能提出既从思维的内容，也同时从思维的形式方面来研究这种一致的任务，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提出把客观规律的内容的研究同人对这种规律的反映形式的研究两者结合起来的任务。这种对主观和客观的一致的机械论解决，特别鲜明地表现在他们由于没有认识是由浅入深的过程的思想而陷入到绝对主义，即独断主义中去了。法国唯物主义的这种独断主义或绝对主义，使他们对认识毫无批判的态度，例如，他们或者肯定数学到他们的时代已经不能再进步了，而哲学所要认识的绝对真理则已“止矣、尽矣、无以复加矣”地包含在他们自己的哲学体系中了。

总之，法国唯物主义者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是唯物主义的，但却是形而上学的、机械的，他们否认了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从认识论上说，他们主张的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但却是消极的、被动的、直观的反映论。这种形而上学的机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在面对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复杂性等等现象和问题时，就自然地显示出自己的软弱性，无能为力，束手无策，从而必然重新陷入到唯心主义里去。其实法国唯物主义者不仅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在对社会的认识上，而且即使在自然领域内，

在对自然的認識上，特别是在理論的自然科学上，也往往不能把他們确立的唯物主义原則貫徹到底而陷入到他們所反对的唯心主义里去了。例如，法国唯物主义的另一光輝代表狄德罗在他《对自然的解釋》的名著中，在談到高等数学时，就出人意外地认为这种数学的“抽象”和賭博家的“东西”一样，都是同等地在自然界中不存在的，都是一种由人約定的事，是从屬於理智的世界等等。^①

上面我們指出了法国唯物主义者不能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原則貫徹到底，从理論的内部原因說，就在于他們机械地理解了思維与存在的关系，忽視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即思維对存在的反作用。应当指出，对哲学基本問題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或者从認識論上看，把認識看作消极的、被动的直观，这正是十七世紀，而特别是十八世紀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基本派別的共同的特征，而并非法国唯物主义所特有。我們也許会觉得，这个特点并不是当时的唯心主义所具有的，因为唯心主义之为唯心主义，正在于人为地把意識的能动性絕對化了，从而以意識去代替了离人而独立的客观实在。为了說明上述論断的正确性，我們必須区别开两种情况：从一切唯心主义者的学說的認識論根源及其理論實質來說，他們都是毫无例外地只看到了思維、意識的能动方面并且用一切方法把这一面片面地发展了，这是一种情况；但是，一切唯心主义者是否自觉地把思維、意識、主观的能动的方面确定为哲学的原則而包括在对思維与存在互相关系的理解之中，則是另一种情况。对于十七世紀，特别是十八世紀的思辨唯心主义以及貝克萊的主观唯心主义而言，它們正是一方面把思維、意識、感觉絕對化为第一性的，另方面他們在这个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实际上並沒有把思維、主体的能动性作为原則來論証思維与存在的同一性。从認識論上来看，例如，思辨唯心主义則把人的認識看作是人的理性消极地、被动地直观或知覺所謂精神性的实体（上帝或单子），而貝克萊則把它看作是人的心灵消极地、被动地感知自己的感觉。两者都同样抹煞了認識論意义上的人的主观能动性。說明这一层道理，对于进一步明确下面几点是必要的。

首先，我們不至于在被法国唯物主义所击败了的唯心主义哲学中，去发现法国唯物主义所缺少的主观能动性的原理。法国唯物主义，作为在形而上学世界观占統治时期內近代哲学发展的总结，它的貢獻正在于同当时的形而上学的即反辯証法的唯心主义作斗争中，論証了物質限制意識（包括感觉限制思維）的真理，从認識論上来说，即确立了人类認識来源于感觉和感觉来源于客观世界这两个認識論的最重要的前提；換句話說，在十七、十八世紀近代哲学的发展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哲学基本派別在解决思維与存在的基本問題时，从敌对的党派立場出发都一致肯定了思維与存在是两个相互联系着的方面，即肯定了思維与存在的同一性，但是它們都对这种同一性作了形而上学的片面的理解，即是說，他們在思維与存在的相互关系中，虽然是从敌对的党派立場出发，但是都只看到、肯定并发展了存在对思維的制約方面，也就是客观对主观的制約性方面，而法国唯物主义則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总结了那一发展阶段中哲学对于这一方面的認識，駁斥了对于这一方面的唯心主义的理解，証明了認識論只有在唯物主义的客观对主观的制約性的理解的基础上，才是同自文艺复兴时期起重新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相符合的，因而这种理解乃是科学認識論的基础。至于思維与存在的相互关系中的另一面——思維对存在的反作用方面，也就是主观能动性的方面，在十

① 《狄德罗哲学选集》，三联版，第53頁。

七、十八世纪的近代哲学认识发展过程中，则是属于尚未展开的一面。

其次，我们就会更加明白，法国唯物主义这个前一哲学发展过程的终点何以被看作是哲学的前进发展的新的起点。这是因为法国唯物主义者在把他们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时产生了他们体系中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对自然的唯物主义认识和对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认识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产生的理论根源，我们已经指出，正在于法国唯物主义者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法国唯物主义者并没有十分清楚地自觉到自己体系中的这个矛盾，这从他们始终公开地无畏地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了。当然，为法国唯物主义者击败了的，同样也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者就更加不能理解这个矛盾了。因此，揭露、理解、解决这个矛盾，无论对于唯物主义派还是唯心主义派，都只能在重新理解思维与存在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或者说，都只有在把主观能动的方面加以展开并力图把它提高到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法国唯物主义者的体系中所包含的那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上面说过，只可能有两种解决的方式：或者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解决，那就是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的认识正确地推广到对社会的认识，从而发展出更高级的唯物主义哲学形态——这是对于这个矛盾的唯一正确的、科学的解决。或者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把唯心主义对社会的认识加以彻底的哲学论证，从而发生唯心主义的复辟，如果这种唯心主义在唯心主义范围内真正做到把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统一起来了，那它就会是唯心主义的“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就会产生出更高级的唯心主义哲学形态——这是对于这个矛盾的虚假的、形式的解决。所以法国唯物主义可以看作是更加高级、复杂、丰富和深刻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以及它们之间的斗争由以开始发生发展的起点。

再次，我们就可以看到，法国唯物主义向更高的唯物主义形态的发展和已为法国唯物主义所击败的思辨唯心主义的复辟，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对主观能动的方面的理解。当然，这个问题对于这两种哲学发展的倾向而言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对于唯物主义来说，问题在于在唯物主义的前提下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要唯物而辩证地来理解客观的制约性和主观的能动性的关系问题，这是极为困难的，如果不能彻底辩证地思考这两个方面的关系就会这样地或那样地离开唯物主义而动摇到唯心主义方面去。对于唯心主义来说，问题不仅在于必须在保持唯心主义的前提下解决这个问题，即唯心而辩证地来理解客观的制约性和主观的能动性的关系问题，而且它特有的困难还在于它不能把法国唯物主义为之而战斗并已取得胜利的科学认识的两个最首要的前提置之不顾，否则它就不能成为“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了；因此，在唯心主义复辟的过程中，就随时有暴露自己的根本弱点而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有利于唯物主义的情况。但是，无论对于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还是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目前最主要的困难都在于：它们由于自己的形而上学性还不能觉察到有主观能动性这个问题的存在，从而还不能理解这个问题的意义，而且正是不理解这样一点：如果它不解决这个问题，那末它就不能贯彻自己完整的唯心主义的或唯物主义的路线。这种自觉只有当形而上学的哲学把自己的片面性，即把客观对主观的制约性片面性发展到极端，从而使本身的完整的路线达到自我否定时才会发生。我们知道，无论是唯物主义路线还是唯心主义路线，都只有在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条件下，从认识论上说，就是只有在主张可知论，即世界是可知的条件下，才会是彻底的、完整的路线。因此，近代哲学的发展只有在由于自己的形而上学的片面性，而从可知论向不可知论转化的条件下，从理论思维发展的角度看，才有可能自觉地把它

过去所忽视了方面，即主观能动的方面提上哲学认识的议事日程。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近代哲学从可知论向不可知论的转化，看作它（近代哲学）从其形而上学的形态或发展过程（法国唯物主义是这个发展过程的肯定的结果）向其辩证法的形态或发展过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是这个发展过程的肯定的结果）过渡的中间环节，或者，如果我们愿意只就整个近代哲学发展中这两个发展过程之间彼此最接近的两个阶段来看的话，那就可以说，这种转化构成了法国古典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之间的过渡环节。

四、从法国古典唯物主义向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

过渡——休谟的怀疑论

从十七世纪最初起，在认识论研究中就形成了两个彼此敌对的派别——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培根为其创始者）和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唯理论（笛卡尔为其创始者），在这两派斗争的进程中每一派别内部又都发生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分化，这两个派别站在彼此对立的立场上力图论证自己的可知论而驳斥与自己对立的可知论。从十七世纪开始的这两个基本派别的矛盾运动，产生了一个积极的肯定的结果，这就是法国唯物主义；但是它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消极的否定的结果，这就是休谟的怀疑论——近代哲学中第一个古典的纯粹的不可知论。

休谟以前的唯理论和经验论的诸派别都是肯定地回答了哲学基本问题，尽管他们是从敌对的立场出发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唯理论肯定人类认识的来源是理性自身；唯心主义的唯理论肯定理性自身中包含有天赋观念，而天赋观念归根到底是来源于最高的精神实体——上帝；唯物主义的唯理论则认为理性不依赖于经验而得到的真观念是认识的基础，而真观念归根到底是来源于作为实体的自然界。经验论肯定人类认识来源于感觉；唯物主义的经验论肯定感觉来源于不依赖感觉而存在的物质自然界；唯心主义的经验论肯定物体就是我们的感觉的集合，不依赖于感觉的物质世界是不存在的。

休谟哲学的基本特征在于：他拒绝肯定地回答哲学基本问题，并且还取消了这个问题的，认为这个问题本身是没有根据的、不合理的。休谟的怀疑论是从承认人类知识来源于感觉出发的，因而是同唯理论相对立而属于经验论的。但是，休谟既没有同贝克莱一起，进一步唯心主义地承认世界是我的感觉，也没有同法国唯物主义者一起，进一步唯物地承认物质世界是感觉的泉源。休谟十分明确地宣称，我们不能超出感觉的范围，不能确实知道外部世界的存在，也不能确实知道感觉的源泉或原本；并且宣称，要知道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在阐明这一点时，他写道：“知觉是我们的唯一对象”，但是“用什么论据可以证明：我们心中的知觉必定是由那些虽和这些知觉相似……然而又完全不同的外在物唤起，而不是从心本身的能力中，或者是从某种看不见的、无人知道的精神的作用中，或者是从我们更不知道的其他什么原因中产生出来的呢？”休谟从经验论立场出发，认为这个问题和其他一切类似问题一样，要由经验来解决，但是经验在这里却是无能为力而不得不沉默了，因为“显现在人心中的，除了知觉绝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心无论如何不能产生有关知觉和客体的相互关系的任何经

驗。因此，設得有这种相互关系，那是沒有任何邏輯根据的。”^①休謨依据同样的論据，认为經驗也不能回答和証明因果观念的客观源泉和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問題，因为經驗只能告訴我們“在这以后”，而不能告訴我們“由于这”。总之，休謨的不可知論断定，超出感觉的范围是不可能的，主体与客体之間存在着不可逾越鴻沟，关于外部世界的存在、关于客观必然性和規律性的存在的思想是不能容許的。

休謨的認識論，就其拒絕回答感觉的来源問題而言，是不彻底的。因为，这表明他既可以进一步唯心主义地說明它，也可以进一步唯物主义地說明它，在这个意义下，可以說休謨的學說是介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間，动摇于两者之間的中間派。但是，就其坚决否定解決这个問題的可能值并从而取消这个問題而論，休謨的不可知論却是十分彻底的，从而使自己和一切可知論者的哲学处于直接的对立的地位，并成为一切可知論哲学的否定。如果休謨的不可知論能夠成立，那末，無論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还是彻底的唯心主义哲学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哲学的最高的基本的問題已被断定为无根据的、不合理的，而且原則上是不能解決的了。因此，哲学如果还有存在的权利和要繼續向前发展的話，就必须否定不可知論这个对它的否定。这無論对于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还是彻底的唯心主义哲学來說，都是如此的，尽管这两个敌对的派別在进行这种共同的斗争中是从不同的哲学立場出发并且是为了貫徹自己的哲学路綫。

休謨的不可知論，如上所說，是近代哲学的否定，这种否定的出現有着深刻的階級根源，休謨的不可知論是有其特定的階級內容的。我們知道，“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顛的天生的产儿”，而培根則是英国唯物主义的“第一个創始人”^②；培根的繼承者霍布斯已經是“十八世紀意义下的”“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③，他們兩人的學說都发生发展于英国資產階級革命的序幕时期或革命实行的时期。洛克詳細地論証了培根和霍布斯的唯物主义原則，他的主要哲学活动发生在英国資產階級取得統治权力后不久的时期；虽然洛克的學說已經是“階級妥协的产儿”^④；但他的認識論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可知論。培根、霍布斯和洛克的唯物主义認識論學說反映着英国資產階級在取得統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統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時間內的生气勃勃、革命性和先进性，尽管由于英国資本主义生产发生发展的特点，資產階級是逐步地使貴族資產階級化并同資產階級化了的新貴族实行联合的政策，資產階級的这种妥协的階級政策也曾經在从培根至洛克的哲学認識发展上深深地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但是，在随后的一段時間，由于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工业革命这个最深刻的社会革命的即将来临，无产階級和破产的农民逐步壮大起来，并同新的統治階級——資產階級进行越来越厉害的斗争，英国資產階級就逐步地向反面轉化，即向反动的階級轉化，它已經开始确信，为了巩固自己的同过去的封建大土地所有者联合的专攻，必須把普通人民控制在宗教的罗网中了。資產階級迫切地需要这样一种認識論，它要能夠滿足自己对于階級和平、宗教和自然科学的需要，而同危害“和平与宗教”的唯物主义認識論作斗争。貝克萊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經驗論和休謨的不可知

① 休謨：《人类理解研究》。轉引自《列宁全集》第14卷，第22頁。

② 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63頁。

③ 《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选集》，第473頁。

④ 同上。

論就是英国資產階級的这种反动的階級需要的反映。由于休謨的不可知論，比起貝克萊的主觀唯心主義來，以更精巧的形式否定了客觀真理，并且更圓滑地寬容了有关牛鬼蛇神、天主教聖徒及諸如此類的宗教教義，因此，從此以後，它便成了英国資本主義社會的官方哲學，并且直到今天仍然是反动資產階級同唯物主義認識論作鬥爭的階級鬥爭工具。可見，休謨不可知論對近代可知論哲學、主要是唯物主義可知論哲學的否定，乃是資本主義社會開始自我批判的哲學反映或哲學先導。

休謨的可不知論就其理論內容說，是根源於趨向於反動的英国資產階級的實踐需要；但就其理論形式說，却是根源於它的先驅者們的學說中，是從十七世紀開始的近代哲學的發展在一定條件下所必然達到的結果之一。因此，就哲學的特殊範圍和它從屬於社會經濟、政治運動的總的從屬關係內而論，休謨的不可知論對近代形而上學的可知論的否定，就應當合理地理解為形而上學的可知論的自我否定。休謨不可知論的胚芽、因素、成分，早已存在於它的對立的一極——形而上學的可知論中了。唯理論與經驗論都是作為可知論出現的，這兩個派別在論證自己的認識論時都忽視了和不理解認識的主觀能動方面，這就是：認識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能動飛躍和認識從理論到實踐的能動飛躍，從而把感性和理性、認識與實踐割裂開來了。唯理論者使理性脫離感性、認識脫離實踐，他們把科學和哲學的概念、原理看作為源於理性自身的天賦觀念，把觀念的清楚和明白當作真理的標準。但是，他們不能說明為什麼依據天賦觀念進行的推理能夠與客觀世界相一致。為此，他們最終不得不把天賦觀念看作是上帝放在人心中的，而主觀思維與客觀世界的一致則是上帝預先這樣安排好了的，是“前定的和諧”。當唯理論者這樣地主張主觀與客觀一致的條件下，他們誠然是可知論者，但是，第一，他們陷入了極端的獨斷主義；第二，他們是神祕主義的可知論者；一旦人們拋棄這種與宗教神祕論密切聯系的思維方式，而用非宗教的普通理智的方式來表達這種可知論的觀點時，那麼，“上帝”就被翻譯為“無知”，而這種關於認識的源泉和主觀與客觀相一致的原因的問答就被翻譯成“我不知道”了，這樣，神祕主義的可知論就會直接轉化為不可知論了。唯物主義的經驗論，以一切知識來源於外物作用於感官所引起的感覺這個唯一的科學原理，來對抗唯理論的神祕主義的知識來源於理性的思辨原理。唯物主義的這個基本原理的最深刻的根源是人類實踐和自然科學的強大發展，並且它也為後者每日每時所証實。但是，十七、十八世紀的唯物主義者還不能自覺到這一點，而且在當時也還沒有足夠的客觀和主觀條件來認識到這點。因此，他們把認識從實踐那里孤立出來加以考察和論證；然而全部的問題就在於，離開了他們的原理產生的真實基礎，孤立地從認識本身來發揮和論證這個原理，是不能科學地闡明它和徹底貫徹它的，因此在愈益詳盡地論證和發展這一原理的過程中，就有轉化到它的對方——唯理論、唯心主義感覺論、不可知論去的可能性。我們看到正是在詳盡論證培根和霍布斯的唯物主義經驗論原則的洛克那里出現了這種可能性，這表現在他關於觀念的兩個源泉、第一性性質的觀念和第二性性質的觀念、名義本質和實在本質不可知、對來源於理性本身的普遍真理（數學與邏輯公理）的承認等等上面。洛克學說中出現的這種懷疑動搖的情況，在唯物主義對認識本身的辯證的認識過程中是不可避免的，這種懷疑和動搖是必須在認識的進一步發展中通過鬥爭來克服的。法國唯物主義者從唯物主義出發克服了洛克學說中的不徹底性。貝克萊把洛克學說中的主觀唯心主義傾向發展為體系，但是，貝克萊為了力圖區別實在和虛假，卻轉向了唯理論的神祕主義，把一個至高無上的精神作為觀念的最

終原因，然而这样一来，貝克莱就破坏了自己的經驗論的原則，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休謨在貝克莱之后，为了在理論形式上把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經驗論原則貫徹到底，就一方面从貝克莱那里回到洛克，把洛克學說中的不可知論因素予以強調，另方面則利用怀疑論的形式把貝克莱的作为观念的最終原因的至高无上的精神——上帝翻譯为“我不知道”，达到了彻底的不可知論。休謨的不可知論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經驗主义神祕論的非宗教的思維方式的表現形式；正如理性主义的神祕論是由于割断思維与自然的联系从而无从理解思維与客观世界的一致而达到的一样，經驗主义的神祕論则是由于割断感觉与自然的联系从而无从理解感觉、观念与客体的一致而达到的。两者都同样是把認識与实践彻底分裂的結果。休謨的怀疑論最明显地暴露了这点，例如他指出，“最能推翻皮浪主义或过分的怀疑論原則的，乃是日常生活中的行动、业务和工作。……因此，怀疑論者頂好是守住自己的范围，并發揮出由較深奥的研究而发生的某些哲学的反駁。”^①也就是說，休謨力图使認識論完全与实践割裂，在这种情况下，認識論的根本問題，即感觉、思維的泉源問題，主观与客观一致問題，檢驗真理的标准問題，这些在人們实践中得到了唯物主义的解决和証明的问题，就会变成神祕而不可理解的了。因此，在把認識从实践那里孤立出来的条件下論証唯物主义的知識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原則，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中产生了休謨的怀疑論，作为两个对立派别的否定，絕不是偶然的。

法国唯物主义是十七、十八世纪哲学发展的积极的、肯定的結果，而这个哲学发展不可避免地又帶一个消极的、否定的結果——休謨的怀疑論，跟前一結果相对立。休謨的怀疑論，虽然是动摇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間，但他的認識論本質上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是針對唯物主义反映論的。我們看到，法国唯物主义者虽然同唯理論的思辨形而上学进行了公开而鮮明的斗争，同时把自己的唯物主义感觉論路綫同貝克莱的主观唯心論路綫也鮮明地对立起来了，但是，他們却没有对休謨的不可知論进行同样公开而鮮明的斗争。这是为什么呢？法国唯物主义者論証唯物主义的認識論中，反对脱离生活的思辨哲学，反駁主观唯心主义，論証認識是客观物質世界的反映等，这些都是反对休謨學說的本質的斗争。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尽管如此，他們并没有把自己的哲学路綫同休謨的路綫公开对立起来。我认为，这里有两个原因可以考虑：第一，休謨的不可知論是动摇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間，公开地拒絕唯物主义，而在暗中則是偷运唯物主义，同时休謨在当时也对唯理論的思辨形而上学进行了斗争。这种情况使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不能深察其本質。其次，在前面我們指出，法国唯物主义本質上是形而上学的，法国唯物主义者虽然糾正了洛克并彻底貫徹了洛克的唯物主义原則，但他們的認識論它本身仍然是消极被动的反映論，在一系列認識論的問題上他們自己也往往陷入混乱，他們的可知論，同十七世紀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们的可知論一样，是独斷主义的，他們在遇見各种对立的主張时，往往陷入莫衷一是、无可奈何的軟弱境地。法国唯物主义的最高的光荣就是它坚持从世界本身說明世界的唯物主义路綫，而把有关問題的詳細証明留給未来的科学，沒有陷入到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論的迷途；但是，由于法国唯物主义固有的形而上学性和机械性的局限，它无力胜利地反駁休謨的不可知論，这也是极为明显的。

① 休謨：《人类理解研究》，商务版，第132頁。

試把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認識論同休謨的認識論予以进一步比較，我們就可以更为明白，何以說法国唯物主义无力胜利地反駁休謨的不可知論。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認識論和休謨的認識論都是近代資產階級的認識論，但是，前者是尚未取得統治权力的革命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后者是业已取得統治权力而日趋反动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两者有着不同的階級的历史的内容。它們两者都是从同样的經驗論的前提中产生出来的，但是，法国唯物主义循着客觀主义走向唯物主义，而休謨則循着主观主义走向不可知論，二者有着認識論研究中的党派路綫的不同，这种不同正是不同的階級的历史的内容的哲学表現形式。这样看来，两者的界限是鮮明的，不能混淆的。但是，如果我們再从思維或認識的邏輯发展上来看，他們两者都是以活生生的、客觀的、絕對的人类認識的一个片面作为認識論的基础，从而构成了人类認識这个整体的两个正相反对的极端：法国唯物主义者承认客觀真理因而也就承认絕對真理，但不理解絕對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辯証关系，走向以絕對主义作为認識論的基础；休謨不承认客觀真理因而也就不承认絕對真理，只承认相对真理，他也同样不理解絕對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辯証关系，走向以相对主义作为認識論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下，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認識論同休謨的認識論的对立，就是作为認識論的基础的絕對主义和作为認識論基础的相对主义的对立，前者必然以独断主义、教条主义为基本特征，后者必然以絕對怀疑論、不可知論、詭辯为基本特征。但是，活生生的、客觀的、絕對的人类認識乃是“基于变革现实的实践而产生的辯証唯物論的認識运动——認識的逐漸深化的运动”^①，因此，作为認識論基础的只能是客觀的辯証法，而不能是絕對主义或相对主义。辯証法，正如黑格尔所說明而又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作家所着重闡发了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論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結為相对主义。”^②在客觀的辯証法中，相对和絕對的差別也是相对的，相对中有絕對，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絕對真理。只有辯証法才能克服相对主义；絕對主义根本不承认或忽視了相对主义，因而用絕對主义这一相反的片面性是絕不可能克服正相对立的相对主义这一片面性的，相反地，在一定条件下，絕對主义本身是会向相对主义轉化的。

总的說来，近代哲学从培根至偉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止的矛盾运动的結果，是产生了一对彼此相互关联又相互对立的雙生子——法国古典唯物主义和休謨的不可知論。虽然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本身的内部矛盾，即对自然的唯物主义的認識和对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的認識的矛盾，是唯物主义哲学从低級向高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矛盾，但是，在当前情况下，即当唯物主义的認識論的基础因休謨的不可知論而受到威胁的时候，突出的主要的矛盾就是可知論与不可知論的矛盾了。既然休謨的怀疑論在理論上也同样地动摇着唯心主义的基础，因此，反对不可知論对于唯心主义的胜利复辟來說，也是一个关键問題。但是，法国唯物主义認識論同休謨不可知論的矛盾的解决看来面临着一种难于克服的困难，这就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反映論从根本上說是无力駁倒不可知論的。可是，由于思辨唯心主义在实践上和理論上都已經威信扫地、衰敗不堪，也很难設想它有力量来反駁不可知論。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当然还是只有通过对立面的斗争，即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自身反对不可知論的斗争来解决。只有在斗争中它才能取得經驗和教訓，才能認識敌人和認識自己，才能鍛炼出新的武器并改变

① 毛澤东：《实践論》。《毛澤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版，第二八七頁。

② 列宁：《唯物主义和經驗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136頁。

自己，总之，它才能战胜敌人和发展自己。这个斗争和发展的过程，不能不是曲折的和复杂的。

但是，这个斗争和发展的过程已经不是发生在法国了，因为当法国唯物主义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之后，法国资产阶级也就经过法国革命而取得了统治权力，正如上一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过资产阶级革命所已经做到的那样；从而法国资产阶级的哲学家也就为本阶级的统治的利益所驱使，丧失了继续推动人类哲学认识向前运动的理论兴趣，而同英国取得统治权力的资产阶级的哲学家——贝克莱和休谟一样，开始反对自己先驱者们的进步哲学传统了。正如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曾经接着英国先进哲学家成为推动哲学前进发展的旗手，现在，只有那孕育着新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里的资产阶级的先进哲学家，才有可能继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先进哲学家之后，而继续推进人类的哲学认识的发展。以法国唯物主义哲学为起点的近代哲学认识的矛盾斗争发展过程，反映在同法国唯物主义一起并继续发展起来的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运动中，同时也正是在德国实现了近代唯物主义从低级到高级的曲折的螺旋上升的发展过程。关于法国唯物主义和休谟的不可知论的矛盾、关于法国唯物主义自身中的基本矛盾，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和通过怎样的途径与方式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被展开、被理解和被解决的，所有这些我们将在另文中作专门的论述。